

# 语言是存在之家

## ——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观

郭春风

焦作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本文针对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的命题, 结合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追问, 以及他对诗、思、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考察, 从人本学的角度分析海德格尔独特的语言存在观。

**【关键词】**海德格尔; 语言; 存在; 诗; 思

##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Existence

### —— On Heidegger's view of language Being

Guo Chun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ozuo University, Henan, China Jiaozuo 454000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Heidegger's proposition that "language is the house of being", this paper combines Heidegger's inquiry on the meaning of "being" and 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thinking, language and being. Analyse Heidegger's unique view of language existence from an angle.

[Key words] Heidegger; language; Being; poetry; Thinking

马丁·海德格尔无疑是西方现代最伟大的哲人和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对诸多围绕人类思想的重要哲学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其中他对被人们一直遗忘和遮蔽的存在问题的追问和解答, 就体现出他与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人思想家的绝然不同。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西方理性主义的古老传统, 认为亚氏以降的西方哲学史, 是“存在”逐渐被“遗忘”并不断被“遮蔽”的历史。为了给被遮蔽的存在“去蔽”, 使存在达到敞开、澄明, 海德格尔终生沉思存在, 把存在问题作为其思想核心,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思考存在, 考察存在的意义, 并在不断的追问与扬弃中, 找到“语言”这一“存在”的最佳托庇之所, 并加以精心守护。

#### 1 对存在意义的追思与探询

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一直是对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海德格尔曾说过, 任何一种存在论, 如果它未曾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 同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那么, 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紧凑的范畴体系, 归根到底仍是盲目的, 并背离了它最根本的意图。<sup>[1]</sup>(第 15 页) 但存在本身是不可定义、不可言说的。从何种角度去破解存在的意义, 使一直被遮蔽的存在达到澄明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海德格尔指出: “形而上学经常从各种极其不同的角度言说存在, 它唤起并造成一种假象, 好象形而上学探究并回答了存在的问题。其实, 形而上学从未在任何地方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 因为它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当它思考存在时, 只是把在者当作在者来描述, 它指的只是作为整体的在者, 虽然谈的都是存在。它指到存在, 所指的却是作为在者的在者。形而上学的命题, 从头至尾都是以一种持久的方法完全把存在和在者相互混淆了。”<sup>[3]</sup>(“译者前言”第 2 页) 存在与在者不同, 在者是已经存在且已显示出存在的东西。存在优于在者。因为任何在者, 必须首先存在, 然后才能是既定的在者, 否则, 在者就不可能得以显现。因此, 我们不能询问“存在是什么”, 而只能询问“存在怎样”。在海德格尔看来, 以往传统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弄清楚“存在”与“在者”的区别, 所追问的并不是存在, 而是在者; 回答的也不是存在怎样, 而是存在是什么。这已经包含了一种存在自身的遗忘的危险。当我们试

图界定存在时, 存在已经不是他自身了。

那么, 这不可言说的存在到底怎样呢? “存在”是一种高于存在者同时又决定存在者的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 存在一方面不是指构成某一特定存在者的所有外在特性的总和, 另一方面也不是指这一特定存在者的某种抽象本质, 存在是使所有存在者得以可能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是某一特定存在者能够成为此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同时强调, 此种存在方式并不代表某种现实的存在方式, 而只是代表某种可能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 存在就是存在者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 是一个让他自身得以彰显的过程。

但什么样的存在者可以通达存在真理的澄明呢? 海德格尔问道“我们应当在何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 我们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 好让存在开展出来? 出发点是随意的吗?”<sup>[1]</sup>(第 9 页) 当然不是随意的, 海德格尔通过自己的“看”与“思”选择了从“此在”(即人的存在) 出发来破解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一般的存在者对其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并没有什么关注和察觉, 它们仅仅是一个“存在者”, 不会追问存在的意义。而人则是一个在其存在过程中领会自己存在的存在者, 他以领悟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着, 正如荷尔德林的诗中所说: “人是必须为其所是提供见证者。”正是在存在的过程中, 人领悟到自身的存在, 并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努力为其存在的意义作出解释。同时, 也正是在存在的过程中, 人与外部世界发生了丝丝缕缕的联系, 并对外界存在的意义产生认识, 从而深刻地把握包括人在内的这个复杂世界存在的奥秘。

#### 2 对“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诗性之思

海德格尔后期语言观的核心命题即“语言是存在之家”。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说: “语言的命运奠基于一个民族对存在的当下牵连之中, 所以, 存在问题将把我们最内在地牵引到语言问题中去。”<sup>[4]</sup>(第 303—304 页) 由此可见,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必然地使他转向语言。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开篇就写道: 语言是存在之家, 人以语言之家为家, 创作的人们和思想的人们是这个家的守护者。海德格尔通过这个命题向我们诗意地阐述了语言与存在的联系。在他看来, 语言的真实本性与

存在是直接相联系的,语言就是存在的语言,存在也是语言的存在,存在只有在语言中才得以彰显,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存在即语言,语言即存在,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既然语言与存在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到底语言是什么呢?现行的也是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用以交流思想、表达观念、交流情感的符号,我们只有借助语言,才能标明人之外的世界的万事万物,才能沟通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归结起来就是“人用语言说”。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语言观不但完全丧失了语言之为语言的原初的意义,而且否认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本质特征。它在语言之前设置了“人”与“世界”的二元存在,把语言视为人的创造,人的工具,从而使语言从属于人的意愿,听任人对存在控制。事实上,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只是语言的产物,人是由语言创造的,语言创造了世界,彰显了存在。所以说,我们所掌握的世界,只能是语言的世界。

“语言是存在之家”,这是语言的真实本性,存在唯有在语言中显现,我们只能在语言中和存在相遇,所以我们领悟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思”的人们与“诗”的人们充当这个家的看守者,他们维护着存在的本性。除此之外,“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表达也向我们昭示了人的存在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不但是存在之家,也是人本初的居所,人的存在要从人与存在、人与语言的关系来定。如果人接近语言之家,与存在是近邻,终日沐浴在存在的亮光之下,那么人的存在就是本真的存在。否则,如果人远离存在之家,只是把语言作为工具加以使用,那么必然就会导致语言陷入荒芜之中,存在之光就会被遮蔽,而人的本质也会堕落沉沦。

海德格尔更进一层地说:“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都栖居于词语,所以有了这样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sup>[2]</sup>(第134页)词语通过“命名”,把一物(存在者)保存在存在中:即语言“给出”存在。这里所说的“命名”,决不是简单地给某物贴一个标签,然后把一个现成的名称赋予给它,而是把存在者第一次带向词语并让其彰显出来。命名首次敞开存在者,把存在的特权给予存在者。

在多数情况下,语言只是被用作人伦交换的工具符号。语言被我们用,语言被我们说,这看起来是极寻常的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一俟我们考虑到,这里所指说的乃是词与物的关系,从而也即语言与某个当下存在者本身的关系,我们就把诗召唤到一种思的近邻那儿来了。但思并没有看到什么生疏的东西。实际上,物与词的关系乃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语词的最早事情之一,而且是以存在与道说的关系的形态出现的。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sup>[2]</sup>(第152页)通过语词,“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这样,“思”在存在本真意义的保持上,就尤为重要。在作品中,在诗中,“天、地、神、必死者(人)”四方结构才能如他们本然所是的那样存在,借以保证语言与存在的同源共在性。进一步说,思之言即是诗,诗是“语言的艺术”,艺术的本质在于诗,因为诗并不光把语言作为某种质料加以运用,也不仅仅是某种艺术形式,“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高级样式。毋宁说,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因而被用滥了的诗歌。”<sup>[2]</sup>(第20页)日常语言,即语言所指称的一切都是由诗敞开的,原始的语言即是诗,原始的语言同时也是道说。存在之言,道说召唤引导诗人靠向存在之邻,并归属于存在,去聆听、应和存在的言说和存在言说中的给予和供奉,就存在者本质是之所是,把存在者带出隐蔽而入显象。海德格尔曾一再地提醒我们要善于倾听诗人的道说:“实际上,诗人甚至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即他必得把他在语言上取得的经验独特地亦即诗意地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sup>[2]</sup>(第129页)诗人的吟诵把我们带到诗与思的近邻,在这个诗思共舞的场景中,

“语言的本质”作为“本质的语言”以人之口娓娓道出。假如把词语称之为口之花朵,那么,我们便倾听到语言之音如大地一般的涌现,音从召唤着的聚集中发出,这种对敞开者的聚集让世界在物那里显现出来。<sup>[2]</sup>(第174—175页)存在由此而达到澄明。

“语言是存在之家”,真正的语言是从本真存在中自然流露的。语言是存在真理的彰显。因此真正的语言必是诗,诗是对存在真理的揭示,是存在之光的照耀。而存在则是诗的展现,正如王路平先生所言:“像大海之涨潮,鲜花之开放,白云之舒卷,江水之东流;似初升的朝阳,长空的明月,山涧的飞瀑;如鹰击长空,高峰入云,百鸟齐鸣,种子吐芽。”<sup>[5]</sup>这既是存在,又是诗,是原初的语言,又是体道之思。“诗”是诗意地“思”了“存在”的真理。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表现为语言。“说话”的意思就是:存在被展示于人。在“说”这一单纯事态中,隐藏着存在与人之间的整个关系。语言是存在之家,而人是以语言之家为家的。人通过“说”语言,得以居住在“存在”的身旁,享受着存在之光的照耀,从而走向澄明之境;与此同时,人“用”语言“说”,语言沦为入言说的工具,从而遮蔽了存在之光,堕入幽暗之境。在语言的两重性中,人也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两重性。海德格尔说:“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sup>[3]</sup>(第69页)语言是最原始的诗,它保存了诗的最原初的本性。诗通过语言而产生,语言使存在之境澄明的同时又遮蔽了存在之境,让人对存在之境永远保持一种既接近又远离的关系。而诗恰恰是对存在之境的靠近,显现着存在的真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存在之家,而人以语言守护着存在,其途径是通过诗与思,思和诗从存在的角度看是同一的,而从人的角度看是可以对话的。他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sup>[2]</sup>(第25页)由此可以见出,海德格尔注重诗与思的探讨,用心在于揭示语言的本质,为人们寻觅诗意存在的家园。

### 3 余论

总之,存在与语言,一直是西方思想界着力探讨的课题。而海德格尔则把其几乎全部心力都用于沉思这两大课题上,把追问存在的意义,破解语言的本质以及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自己一生的不懈追求。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观独树一帜。他反对以往的哲人思想家们从科学层面上把存在与语言分割开来进行的实证性的理性研究,而主张从人本学的层面上把语言与存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并且把“诗”与“思”纳入“语言”与“存在”之中,对“存在”进行全新的解读。他把“思”视作“存在之神思”,把“诗”视作“存在之真理的显现”,把“语言”视作“存在之家”,而人则可以通过“思”领悟存在之境界,通过“诗”观照存在之本源,通过“语言”之途到达“存在之家”。他的这种独特的语言存在观迥异于西方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存在观,具有更浓的人本主义色彩,为更全面地把握人的生存境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点。同时,也为更深刻地领悟人的存在本质提供了更独特的方法论前提。

### 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D].北京:三联书店,1987.
- [2]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D].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海德格尔.诗·语言·思[D].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4]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念[D].北京:三联书店,1995.
- [5]王路平.存在与诗境——诗意地安居如何可能[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24(1):6.

### 作者简介:

郭春风(1981.02-),女,汉族,河南漯河舞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焦作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美学、文艺学、语言学。